

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

神道与日本文化

SHENDAO YU RIBEN WENHUA

崔世广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



神道与日本文化

SHENDAO YU RIBEN WENHUA

崔世广 ◎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道与日本文化 / 崔世广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579 - 4

I. ①神… II. ①崔… III. ①神道—宗教文化—研究—
日本 IV. ①B9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908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25
插 页 2
字 数 353 千字
定 价 5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李 薇

编委会 李 薇 黄 伟 崔世广
胡 澎 张建立

“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建设的系列成果。

“重点学科建设计划”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往实施的“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的基础上制订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着力进行结构调整”；“促进研究所根据学科发展特点，合理配置资源；加强科研队伍建设，鼓励学者潜心研究，注重学术积累；创造优良环境和条件，促进青年学者成长”。2009年，日本研究所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经过严格的筛选和审查，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计划的重点学科。这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研究所等各级机构对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视，对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将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契机，努力致力于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众所周知，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成果不断增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值得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仍存在着研究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有深度的精品研究成果不多，整体研究水平不高，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不够大等问题，还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例如，随着中日两国交往的加深，我国广大民众对日本问题的关心、对日本文化的兴趣持续升温，各种关于日本的信息充斥媒体，其中当然也夹杂着不少误解与偏见。但是，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未必很好地回应了人民群众这种了解日本的需要，半个世纪以前的《菊与刀》、《日本论》等著作近年来仍在不断出版刊行就是一个明证。另外，随着漫画、动画、游戏等为代表的日本大众文化的流行，日本大众文化受到全世界特别是年

轻人的喜爱和追捧。但是,日本大众文化蓬勃发展的原动力在哪里,其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并没有给出及时而合理的解释。再者,尽管日本经济以及日本国家的整体影响力在下降,但日本毕竟是一个成熟社会,其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借鉴,其文化战略对日本的未来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但我们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也未必对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给出了满意的回答。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十分有必要建立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首先需要了解本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问题。因此,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进行梳理,以搞清我们过去做了什么;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主要使用了什么研究方法,形成了什么研究优势,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等。即通过引入“学问的学问”、“研究的研究”的方法,促成今天的学问与过去的学问之间的对话、搞清不同时代的研究视点的差异,在理解这种差异的背景和意义的同时,努力发掘出在今天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以资建立科学的日本社会文化学科创新体系。

要构筑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还必须打破以往研究的封闭性,追求开放性的研究。应该承认,从整体上来讲,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存在着很明显的封闭性倾向。不仅与其他学科之间、与国外学术界之间的交流意识不强、渠道不够多,就是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界内部的交流机制也不够健全和通畅。对内、对外交流的不足,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带来了研究的狭隘性,阻碍了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将把重点学科建设作为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提倡学科内外、国内外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举办讲座、讲演、小型座谈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开展共同研究等,建立对内、对外开放的“学问间的对话”机制。目的是通过与国内外学术界开展双向及多向的交流,借鉴来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视点和研究方法,构筑对内对外开放的、通用于世界学术界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

构筑中国特色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创新体系,关键是要进行理论方法的创新、研究体系的创新和研究成果的创新。首先,我们将秉承以往的风格和传统,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把日本社会文化放在世界的视野、亚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注重长期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在总结和借鉴前人、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提出和创建中国人的日本

社会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第二,开展系统的、体系性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日本社会文化是一个体系、一个系统,有着统一的内在原理;其又由若干侧面和层面所构成,有着具体性、重层性。我们将依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按照学科布局 and 规划,重新集结和调整研究力量,注重和加强对日本社会文化的体系性研究。即从日本社会文化的整体着眼,重视各个部分的内在联系,通过对各个部分的深入研究,形成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第三,努力推出精品研究成果。理论方法的创新和研究体系的创新,最终要体现在研究成果的创新上。我们要通过研究室和研究人员的学科定位,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并积极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优秀研究成果的问世,以创新性研究成果回应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学术发展的需要。

为了实现构筑日本社会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我们还在研究体制上作出了调整。即在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框架下面,成立了日本社会研究室和日本文化研究室。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是有着紧密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领域。为了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深化我们的研究,我们作出了上面的决定。日本社会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日本社会体系的研究,即对日本社会整体运行机制等进行研究;(2)日本社会问题的研究,即对日本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日本的社会结构、大众媒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与社会运动、社会政策、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等。今后,日本社会研究将按照偏重于应用性研究,兼顾基础性和对策性研究的方针进行研究。日本文化研究室的主要研究方向是:(1)日本文化特性的研究,即对日本文化的形成及特征等进行研究;(2)日本文化诸侧面的研究,即研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人格形成、心理特征等。主要研究领域有:日本文化的特性、哲学思想、道德伦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国民性格、政治文化、企业文化、大众文化、对外文化交流等。今后,日本文化研究将按照偏重于基础性、理论性研究,兼顾应用性、对策性研究的方针展开研究。我们相信,这样的学术分工和定位,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研究,实现构筑日本社会文化创新体系的目标。

出版“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丛书”,是日本社会文化重点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套丛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研究系列,主要反映日本社会文化学科成员的研究成果:一部分是论文集系列,主要反映学科

综述、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成果。这套丛书的每一部，都经过编委会的严格审查。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对中国日本社会文化研究的发展尽到我们的一份责任和力量。

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任重而道远。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学科，日本社会文化学科担负着更重的责任。我们将与学界同仁携手努力，共同推动日本社会文化学科的发展。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研究将获得更大的繁荣和进步。

丛书编委会

2010年8月22日

前 言

2010年11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主办，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协办的“神道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日两国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神道与日本文化，从不同角度、不同视点展开了深入讨论和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本书就是在与会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又收入了中日两国有关学者的若干篇论文编辑而成的。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来说，指的是人们在各自的自然风土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生活方式的体系，其主要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观）、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观）、人与神的关系（宗教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宗教作为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既是文化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对文化的整体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因此，若想深入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得不在宗教的研究方面下些工夫。

神道发源于日本民族的原始信仰，是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在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神道受到了外来文化和宗教的影响，其一边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并随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但同时也仍然保留着自己的传统和基本性格。就是在今天，神道作为日本文化的核心性存在，仍然对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着深刻影响。可以说，神道不仅是了解日本文化发展演变历史、日本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一面镜子，也是理解日本国民性格、日本文化特性的关键所在。

其实早在近代，中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如黄遵宪、周作人、戴季陶等人，就敏锐地注意到了神道对理解日本及日本文化的重要性。但是，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神道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地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神道在近代有过一段被军国主义所利用的历史，神道研究在中国成为

一个长期被忌讳的研究领域。不用说，这妨碍着我们对日本及日本文化的全面、深入的理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学术禁区被打破，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神道研究在中国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一批神道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相继问世，这一方面显示了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意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内学术界对该方面研究有着热切的期待。本次以“神道与日本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本书共收录了 22 篇论文，探讨了神道与日本文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神道的特质、神道的自然观、神道的生命观、神道的祭祀观、神道的时空观、神道的功能、神道与佛教及儒教的关系、神道与日本人的宗教心理、神道与日本文化、神道与日本社会、神道思想的现代意义等。为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神道与日本文化的历史，我们还编写了“神道文化大事年表”附于书末。相信本书的出版对进一步促进我国的日本神道研究，对广大读者了解日本文化会有所助益。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参加会议以及提供论文的各位作者，向给会议提供支持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向为本书出版付出巨大辛劳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

目 录

论神道的自然观和环境保护	王守华(1)
神道与日本人的生命观	茵田稔(18)
镰仓幕府时期的神道	王金林(32)
作为文化结构的神道	
——历史的复合多重文化论的视角	饭岛一彦(52)
论日本神道的特质	刘立善(68)
神道教功能试论	牛建科(85)
试析神道的祭祀观	范景武(97)
神道与日本文化的性格	崔世广(108)
神道与日本人的宗教心	白山芳太郎(119)
虚像与实像:神话·神道与日本文化的女性特征	王秀文(135)
试析日本神道中的时空观	唐永亮(151)
神道与古代日本的海洋思想	陈秀武(164)
法律视野下的日本古代神祇祭祀	郑显文(174)
关于神道中佛教忌避的主要原因	佐藤真人(191)
从垂迹美术看中世的神祇观	松本公一(208)
日本“皇国史观”的形成与儒学	
——以《神皇正统记》为中心	刘岳兵(227)
山王一实神道中的天皇与将军	曾根原理(256)
日本神道理论依据的文化论思考	
——以近世神道的展开为线索	吴光辉(272)
“杭州神社”之研究	
——兼论在华神社的侵略性	陈小法(281)

浅析神道对茶道的影响	张建立(296)
神道与日本的食文化	王蓉(309)
町内会与日本的传统祭祀活动	赵刚(326)
附录 神道文化大事年表	熊淑娥 陈斯(340)
作者一览	(350)

论神道的自然观和环境保护^①

王守华

“什么是神道?”即使问日本人,他们也往往回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属于垂加神道的支派望南轩神道的若林强斋在《神道大意》中说:“道即神道、君即神孙、国即神国”^②,也许是对这个问题最为简明扼要的回答。尽管对若林所说的内容我们不完全赞同,但他确实是非常简明地回答了神道的世界观、历史观、政治观问题。然而,却没有指出神道的自然观。我认为神道的自然观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能够引起大家关注的问题。下面从神道的文化层面着手,试对此问题进行探索。

一 神道的自然观——以“生” 为媒介的和谐一体化思想

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于是光暗分开,始有了昼夜。上帝先用了五天时间,创造了光、空气,分昼夜、早晚;创造了水和陆地,并使地上长出了青草、蔬菜、果树;创造了日月星辰;又创造了天

① 关于神道的自然观,笔者曾经发表过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关于神道自然观的现代意义》(见《皇学馆大学神道研究所报》58号,2000年2月15日;《神道学会会报》22号,2000年3月31日)。第二篇是《关于神道的自然观与环境保护的再解释》(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2006年11月;收入野家启一等《挑战现代的哲学——日中共同研究:从东亚的观点》,学文社2007年版)。

② [日]若林强斋:《神道大意》(甲本),见谷省吾《神道原论》附录,皇学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上的飞鸟，水中的游鱼，地上的野兽、牲畜、昆虫等。第六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昆虫。’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结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① 基督教认为上帝（耶和華）是先于一切的存在，是创造者、绝对者、支配者。而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自然）是被创造者、被决定者、被支配者。这是典型的“神创说”、“造物说”。

在世界如何产生的问题上，神道与基督教有很大的差异。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记载的“天地开辟”、“国土生成”、“诸神生成”等神话，神道认为包括国土、山海、河川及人和万物在内的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甚至连神本身，都是“生”出来的。这种“生”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自生”、“化生”、“所生”、“依生”几种类型。

《日本书纪》说：“古天地未剖，阴阳不分，混沌如鸡子，溟滓而含牙，及其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淹滞而为地，精妙之合搏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焉。”^② 这里的意思是说天地是自然形成的，“然后神圣生其中”，即神也是在自然形成的天地间生成的。先在天地间生成代表宇宙根本的“天御中主神”，然后生代表宇宙生成力的“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统称“造化三神”）。我们可以把“造化三神”从“天先成而地后定，然后神圣生其中”的自然生成方式称之为“自生”。这是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是“化生”，即由天地间某种未完成形态化生为神。在天御中主神、两产灵神之后，“世界尚幼稚，如浮脂然，如水母然，漂浮不定之时，有物如芦芽萌长，便化为神”^③，首先化生成专门给造化三神

①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一章第1—30节，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年版，第1页。

② 《日本书纪》，见《东方哲学史资料选集·日本哲学（一）古代之部》，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页。

③ 《古事记》第一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页。

所生的生物予生命的“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其次生守卫高天原的“天之常立神”。因为他们与上述的“造化三神”特别尊贵，所以被称为“别天神”，以区别于以后产生的天神。接着化生的是守卫大地的“国之常立神”。再生代表泥沼的“丰云野之神”。到此为止生的神均为独神（不分性别）、隐身神（相对于显身而言）。接着生的神就不再是独神，而有性别之分。它们是：宇比地迺神和妹须比迺神；角杙神和妹活杙神；意富斗能地神和妹大斗乃辨神；淤母陀疏神和妹阿夜诃志古泥神；伊耶那岐神和妹伊耶那美神（伊耶那岐命、伊耶那美命）。他们中的前者为男神，后者为女神。两者（男女）共为一代。从国之常立神至伊耶那岐神和伊耶那美神共七代，称为“神世七代”。它们继承“别天神”生天地的事业，继续“生”国土和诸神。^①

第三种类型是“所生”，即通过性交生殖。在上述化生的五代有性别的男女神中，前四代虽有男女之分，但不是夫妻，只能称为“对偶神”。而第五代的伊耶那岐神和伊耶那美神则结成夫妻，是世上最早的夫妻神，可以通过性交生殖。根据神话故事的记载，伊耶那岐神和伊耶那美神降到“淤能碁吕岛”上，通过性交，先生了“水蛭子”（惠比寿神），又生了“淡道之穗之狭别岛”（淡路岛）等“八大岛国”。复生吉备的儿岛等六岛。这就是日本列岛之各岛屿，即日本国的国土。“生国土既毕，更生诸神”。最初生大事忍男神等10神和沫那艺神、沫那美神等8神；其次生志那都比古神（风神）、久久能智神（木神）、大山津见神（山神）、野椎神（原野神）等4神；天之狭土神、国之狭土神等8神；天之鸟船神等8神。最后在生火神“火之迦具土”时，女神的阴部被灼伤，卧病而死。伊耶那岐神和伊耶那美神通过性交“所生”岛屿14处、神35尊。他们分别主管河海、山野、树木、国土、食物、矿山、灌溉、泥土肥料、五谷生长等事物。^② 他们经营着已生成国土的事业。

第四种类型是“依生”，即依神的某种器官、行为或有关的东西所生之神。伊耶那美神在生火神死去以后，伊耶那岐神因思念爱妻而痛哭，遂

① 关于“化生”宇麻志阿斯诃备比古迟神等，见《古事记》第1、2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3页。

② 关于伊耶那岐神和伊耶那美神通过性交“所生”国土和诸神，见《古事记》第3—12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6页。

从其眼泪生出泣泽女神。又因思妻心切而迁怒于火神，遂拔剑将火之迦具土神斩首。于是从剑锋、剑背迸溅于岩石上的血，及从手指缝中流出的血，分别生出石拆神等8神。又从被斩的火之迦具土的头、胸、腹、阴、双手、双足生成正鹿山津见神等8神。^①女神死后，也从其尸体的各个部分生出八雷神等8神。伊耶那岐神因思念爱妻心切，遂去到“黄泉国”，欲寻回女神。但未果，反遭到“黄泉军”的追杀。伊耶那岐神侥幸从黄泉国逃回，但周身沾满了黄泉国的污秽。于是到橘小门之阿波岐原清洗身体（禊祓）时，从抛弃的杖、带、袋、衣、裤、冠及手链等物，生成船户神等12神；在河水中洗涤时，从身上清洗下来的污秽等生成绵津见三神、住吉三神等11神；最后在清洗左眼时生天照大神，清洗右眼时生月读命，清洗鼻子时生素戔鸣尊。因此三神最珍贵，故称为“三贵子”。^②因为此时女神已死，不能再通过夫妇性交生殖，而是依靠单方面的东西，如眼泪等排泄物、血、器官以及神的某种物件、行为等来生神。区别于“所生”，称之为“依生”。素戔鸣尊和天照大神在天安河中誓约，由素戔鸣尊的十握剑折断咬碎，和由天照大神发髻上的玉饰咬碎所生成的8神也是属于“依生”。

关于神与世界生成的过程，《古事记》有一段简洁的描述：“夫混元既凝，气象未效，无名无为，谁知其形。然乾坤初分，参神作造化之首，阴阳始开，二灵未群品之祖。所以出入幽显，日月彰于洗目，浮沉海水，神祇呈于涤身。故太素杳冥，因本教而识孕土产岛之时，原始绵邈，赖先圣而察生神立身之世。实知悬镜吐珠，而百王相续，吃剑切蛇，以万神蕃息欤。议安河而平天下，论小浜而清国土……”^③其意思是：天地是自然形成的，最早的神是在天地之中自然生成的，后来通过大神生小神、生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万物，才形成了今天的世界。所以说，神道的自然观即世界如何生成的观点，是一种以“生”为媒介的“生成论”（或称“功能论”）。神道的自然观具有如下的特点：

第一，神道主张多神论。神道的古典文献中，历来就有80万神、800万神、千万神的说法。在神道里，主神与诸神（众神）并存；自然神、

^① 关于“依生”生成之神的神话，见《古事记》第13—23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6—11页。

^② 《古事记》“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社会神及人间神相结合、并存，构成了系统的神灵世界。

第二，神道里的神不是绝对者。虽然神道把天照大神作为主神（个别神道派别把天御中主神作为主神），但只是把她作为民族的始祖神，作为众神的代表、中心、统一形态加以认识的意思。并且是把她作为具有人格要素的、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的相关者加以崇敬。与一神教的“唯一神”、“绝对神”有很大的差异。

第三，“神人一致”。在神道里，神与人的关系不是隔绝的，而是相通的。《造伊势二所大神宫宝基本记》说：“大日本是神国。由于神明的加护，国家得以安全。由于国家的尊崇，神明得以增威。”^①即认为国泰民安依赖于神灵的佑护，同时神威也依赖于人们的崇敬才能得以发挥，人与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神人一致”的一体化理论，可以导出积极和消极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其积极的结果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成果，都可以被视作人本身的努力和神的护佑一体化的结果。人的生命被视作本来就是神圣的，人生到世界上即具有神圣使命，即具有本身的自觉。因而人要努力显现其本来姿态，每一个人要尽自己的责任，即强调主体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促进共同体的运营和发展。这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集团意识）被视作日本民族精神之一，也是近现代日本经济成功的原因之一。从这种理论导出的消极结果认为，天皇是现身神，皇统即神统；日本国是神国，人的生命是神授的，日本民族是神的后代，天皇即族父；神、国家、天皇三位一体，服从天皇就是崇祖敬神，就是爱国；“圣战”和“八纮一字”，即用武力征服并统治全世界是日本民族的神圣使命。这种理论，曾经是军国主义对内从精神上控制国民，对外扩张侵略的理论工具。正是这种理论的消极结果，曾给世界、东亚，特别是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曾将日本民族导向苦难的深渊。

由以“生”为媒介的和谐一体化的自然观所派生的“产灵”、“苏醒”、“里归”等思想，在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中，也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产灵”观念是神道的重要思想之一。产灵日语训读作“むすび”。从语义上说，“むす”（产）是生成发展的意思。诚如日本国歌中所唱的“苔（こけ）のむすまで”（“长满藓苔衣”的意思）；又如男孩叫“むす

^① 《神道大系·论说编·伊势神道（中）》，精兴社1993年版，第385页。